



看 场

王宇楓 林 琦 作

通俗文藝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716.4

21

本書包括兩篇曲藝，都是反映农村生活的。“看場”是寫一个老大娘，在看場的时候，听任自己的小鷄吃社里的粮食，后来在她兒媳的感動之下，承認了錯誤。“澆麥地”是写一个社員，为了多掙工分，在澆地时不顧質量，並且虐待毛驢，致使毛驢掉在井里，自己一着急，也暈了过去。天黑以後，社員們把他救了回來，他感到十分慚愧，向社長請求处分，並坚决克服自私自利的思想。

(曲 藝)

看 場

王宇風著 林 琦作

*

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

(北京香餌胡同78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67号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 • 新华書店經售

*

总号(女)0079 开本850×1168 1/64

印張9/32 字數 8,000

1956年9月第一版 195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5,000

統一書号：T 10023 • 42

定价：(5) 五分

目 錄

看 場 (唱詞)	王宇楓 (2)
澆麥地 (唱詞)	林 琦 (10)

看 場

(唱 詞)

王 宇 楓

秋風送涼豆子黃，
高粱火紅谷子香，
男女社員全下地，
大伙都为秋收忙。
社主任把王大娘找，
派她到晒谷場上去看糧，
王大娘連說“好好好，
這項任務我担当。”
这一天大娘正在場里坐，
谷垛后面轉來小鷄一大幫，
王大娘一見冲冲怒，
誰家野種來吃糧，
說着她拿起秫秸就要打，
呀！打头的还是九斤黃。
大娘一看認得了，

原來是自家心愛的小鷄一大幫。

她左瞧又瞧無人影，

扭臉朝外不搭腔，

叫這群小鷄吃個飽，

省下自家喂鷄糧；

這場本是大家的，

丟它石而八斗有何妨？

大娘正裝沒看見，

不覺媳婦到這廂。

一見鷄群滿糧垛，

婆婆一旁不搭腔，

秀香想是婆婆沒看見，

待我掏鷄高聲揚：

“誰家小鷄這樣撒野，

來到社里偷吃糧？”

她這一喊不要緊，

婆婆回頭叫秀香。

叫聲：“秀香你且慢，

你沒看誰的小鷄誰的糧？”

這話不說還猶可，

一听這話火燒膛：

“媽媽呀！

你說這話可不對，
這種做法不相當，
社里糧多咱有分，
社里力大咱也強，
人人不管社好壞，
哪年能過到好時光，
大家的社來大家愛，
不能叫鷄糟蹋社的糧。”

秀香說着回頭看，
場上鷄群更張狂，
老抱子吃的咯咯叫，
小蘆花扒了這廂扒那廂，
秀香一看心火起，
拋開婆婆跑過場，
拿着秫秸將鷄打，
驚動了鷄群塵土揚，
鳳凰頭去找疙瘩冠，
高杆腳翻毛衣飛過牆，
只是那老白母鷄倒了運，
豆秸絆在了鷄腿上。

那秀香举起秫秸打过去，
一下打在鷄腿上，
婆婆一見心火起，
叫声：“秀香你不应当，
小鷄是咱油鹽罐，
鷄蛋是咱粮食倉，
一年母鷄生下蛋，
換來針綫做衣裳，
你今打伤咱鷄腿，
这个損失誰賠償？”
媳妇說：“这粮本是咱社的，
糟蹋粮食你不痛得慌？”
婆婆說：“大伙粮食有咱多少？
吃上一点有何妨？”
秀香說：“个人利益你老忘不掉，
看場的任务你老丢一旁。”
大娘一听生了气，
到家一头扎在土炕上，
唉声嘆气裝有病，
心中暗恨李秀香。
她过門也有三年整，

宗宗件件她都强，
对待婆婆可也好，
地里生产也很强，
妇女堆里她头前站，
生产队里把组长当，
就是这事我不满意，
沾社里点便宜有何妨！
社里东西看成金豆，
家里东西丢一旁。
大娘还在胡思想，
秀香这时进了房，
问声：“妈妈你可好？
方才我的态度不老强，
我劝你老看场去吧，
不然粮食叫鸡扬。”
大娘只当没听见，
合上眼睛不搭腔，
秀香那边拿床被，
转身给婆婆盖身上。
叫声：“妈妈你别生气，
秀香替你去看场。”

她迈步出了房門口，
听那边有人吵嚷嚷，
秀香一見是桂蘭到，
問她为啥这样忙？
只見她，拿只白鷄直比划，
嘴里不住找大娘，
你今看場不尽职，
鷄群偷吃了公家粮，
这只小鷄吃的饱，
倒在地上脹坏了嗦囊。
秀香一看明白了，
叫声：“桂蘭有話慢商量。
今天看場本是我，
我的婆婆病在床，
鷄吃粮食也怨我，
丰收之年吃点也应当。”
桂蘭一听生了气，
叫声：“組長李秀香，
往日会上你講的好，
不要糟蹋一粒粮，
臨到实际你全忘了，

看起來你是個兩面光，
看場你不該回家轉，
大家糧食你放一旁，
我去報告社主任，
大會上叫你自己講！”

王大娘房中全聽見，
她一陣驚來一陣慌，
驚的是怕別人知道了，
慌的是秀香把過錯攬身上，
我的錯來我應承認，
影响了兒媳理不當。

想到这里把床下，
兩眼含淚走出房，
忙叫桂蘭你且慢走，
你听大娘對你講：

“這錯大娘我承認，

千萬別怪小秀香，

秀香愛社人人知道，

千萬不能把她冤枉。

今天看場的本是我，

是我讓鷄吃了糧，

秀香說我我生氣，
這才回來把病裝，
我這就去作檢討，
不能給秀香把壞名揚。”

大娘說了心里話，
兩只眼睛淚汪汪，
出了房門找主任，
后跟桂蘭和秀香，
兩人對面相視微微笑，
都為大娘進步心亮堂。

澆 麥 地

(唱 詞)

林 琦

有个農業社社員叫張双奇，
与人共事爱占个小便宜。
社里有輕活他搶着去，
髒活重活找不着他張双奇；
自从实行了包工制，
他干起活來格外積極。
鷄叫三遍就下地，
一直干到天黑星星齐。
每次齐工把賬記，
張双奇所得工分占第一，
起早恋黑他不怕累，
整天乐乐哈哈笑嘻嘻。
社員們对他的看法大轉變，
有的人暗地里向他來學習。
大家都說包工制办法好，

这个办法改变了張双奇。

这一天派他到村南澆麥地，

規定好三畝地一个工，社里配备一头小毛驢。

他拉着驢快步來到井台上，

給小驢把捂眼蒙了个嚴嚴的。

急速馬快把驢套好，

开口叫声驢呀驢！

咱社实行了包工制，

多劳多得归自己。

毛驢毛驢你也要多多賣賣力，

千万可別草鷄和拉稀。

你快拉來我快干，

早些澆完早休息。

回去給你割上一筐好青草，

叫你吃个飽飽的。

小鳥嘴听了很滿意，

四蹄蹬开有力气，

滴溜溜拉着水車轉，

嘩啦啦水順畦溝流的急。

張双奇手拿鉄銑看畦道，

澆了一畦又一畦，
澆了半晌他望了望太陽看了看地，
計算着半天頂多也澆不了一畝七。
又扒開一個畦口清水往里淌，
他吸着一袋旱烟想主意：
一天只按規定澆完三畝地，
這包工制可就沒了便宜，
想到此他心一歪眉一皺，
水沒澆透堵上這畦扒那畦。
扒開一畦他的腦袋呼呼响，
心里抹上了一把黑油泥，膩膩歪歪就像
摘了人家的瓜偷了人家的梨。
他立時想：包工制保質又保量，
澆不透被人發現沒說的。
這時麥子正好要喝水，
水不透三兩天就得露痕跡。
兩種思想交了戰，
不分勝敗亂了局。
這時節一片薄雲把太陽罩，
東風吹送飄向西。
張双奇抬頭把天望，

該着我双奇好运气，
看样子快要把雨下，
少澆点兒水沒关系。
正好澆完下場雨，
偷了工神不觉來鬼不知。
多澆地多把工來記，
下了雨麥子也不会有損失。
这样竅門要看不見，
可真是一个傻小子。
活計要照这样干，
多澆二畝沒問題。
澆完了这塊再澆別处去，
到黑还能澆它几十畦。
这样不光多掙劳动日，
顯着我双奇能干又積極。
叮当当澆完这塊麥田地，
上前牽住烏嘴馱。
小毛馱只当叫它回家去休息，
摇头擺尾走得急。
小毛馱越走越觉着不对勁兒，
这条回家的道路怎么不熟悉？

这时候又听双奇一声喊，
吁！小毛驴急忙停住蹄，
扑闪着两眼着仔细，
只见一架水车是新装的。
张双奇把驴套挂在水车上，
原来是又叫它上套哩。
小毛驴一瞧心中不满意，
歪屁股炮蹶要调皮，
可怜小毛驴不会说话，
它要会说话一定给张双奇把意见提。
小乌嘴没得休息又上了套，
迈了前蹄忘后蹄。
听着双奇去看畦口，
它实在饿了，低下头来找草吃。
张双奇，好稀奇，
半天没浇完一个畦。
垄沟以内看看水，
水早不流露地皮。
抬头向大井上望望小乌嘴，
它蔫蔫巴巴站着哩！
他得兑打的忙吆喊，

大罵你这小窮馱！
故意和我調皮來搗蛋，
看我双奇依不依，
草料經心把你喂，
就是要你干活計，
你今天不給好好把活干，
別怪我對你不客氣！
說着大皮鞭子向上舉，
劈頭毒打烏嘴馱，
小烏嘴身着皮鞭忙躲閃，
差點踏坏水車鉄簸箕。
只打的小烏嘴疼難忍，
打前蹶來炮后蹄，
双奇光顧生氣沒注意，
小毛馱把他的烟袋踢了个远远的，
張双奇为拾烟袋撒開手，
小烏嘴乘机从套里躡出去，
小毛馱帶着捂眼胡乱闖，
知道主人逮住了不的。
一跑跑到鄰家地，
一口大井在頭里。